

1756/20

义县文史资料

第四辑

政协义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

一九八七年

目 录

地方史料

- 英勇顽强的留龙沟区小队.....
-李春元 李春芳口述 王书林整理 (1)
- 保卫胜利成果的战斗.....刘向斌 (7)
- “佛爷李”带人打日寇.....
-赵国栋口述 大榆树堡镇志办整理 (11)
- 小籽粒屯“穷党”和“富党”的斗争.....
-张清和口述 巩金成 张孝廷整理 (15)
- 尚姑堂村“大刀会”事件...夏德厚口述 李云峰整理 (19)
- 苏和尚沟惨案.....高万轩 (22)
- “三极坛”的破灭.....孟宪礼口述 徐英华整理 (25)

人物简介

- 抗日人士孙介夫.....大榆树堡镇志办整理 (29)
- 同昌行经理刘凯平.....刘兴治口述 李德润整理 (31)
- 郑老济痛骂伪警察.....李德润 (35)
- 日伪警察金起光的下场.....姜向阁 (38)

恶霸地主张庆昌……………冷家沟乡志编写组 (41)

历史沿革

伪满时期义县医药卫生情况……………李思明 (46)

六十年来义县地区币制的变革……………吴广锡 (50)

名特产品

义县名产——银白杏……………谈景秀 (55)

国际主义

朝鲜儿童在义县……………孙万有 (59)

民族宗教

义县满族源远流长……………关林春 (62)

V 义县天主教简介……………王德新 (72)

文物考古

义县发现八百年前的金代经幢……………吴廷文 (77)

英勇顽强的留龙沟区小队

李春元 李春芳口述 王书林整理

留龙沟区小队是锦义联合县第六区的武装队伍。

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间，留龙沟一带属于锦义联合县管辖，是敌我拉锯的游击区。人民政权刚刚建立起来，地主和一切坏分子有的逃进城里，有的组成地主武装与国民党、土匪勾结，助纣为虐，残害百姓。他们自称“还乡团”，到处流窜，不断地围剿、抓捕和杀害革命干部，妄想将人民政权摧垮。其中最猖狂的要数高长华为头子的那股土匪。

高长华别名高志明，是留龙沟乡大业屯人。一九四六年（二十六岁）加入土匪，在“全胜”络子里当“二拦把”，一九四七年又投入国民党锦县三区区长徐静波手下，任区长、突击队长职务（群众称之为红眼队长）。他曾聚集三百多人组成两个中队，四个分队。他们经常活动在锦州与义县的交界处，曾在下山口、大南沟、曹家窝铺和房申沟等地围剿我区小队，对群众进行烧杀抢掠等罪恶活动。

在共产党领导教育下的留龙沟区小队，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，英勇顽强，与高长华还乡团展开了可歌可泣的斗争。

一、下山口被围 田守安慷慨就义

一九四八年二月六日，高长华匪帮得知区小队在留龙沟乡下山口屯工作，便在晚间率领“红眼队”偷偷下山，把下

山口团团围住。高长华带几个人提着枪，大吵大喊地说：“现在查户口，各回各家！”这时住在老单家东屋的区小队副队长田守安（朝阳县松岭门乡小梨树沟人）估计到屯子已被包围，为了不牵连群众，他布置队员分散潜伏，不得出击。当敌人进入老单家院内时，田守安挺身而出，自报自己不是此地人。“红眼队”高兴极了，高喊：“高队长！我这里抓住一个‘区牙子’！”高长华认为抓住一个就好办，可以顺藤摸瓜，因而放松了对各户的搜查。区小队员在群众的掩护下谁也没有被发现。

高长华没有查出别人，就回头问田守安：“你们来几个人？”田守安看到同志们没有被捕，就果断地回答：“就我一个人。”高长华不信，又问群众，这屯有没有八路，大家都说没看着。高长华只好下令撤回。

在锦县三屯匪部里，高长华对田守安进行了审讯：

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我是区小队。”

“你们到下山口去几个人？”

“就我一个人。”

“你到那儿干什么去了？”

“没啥事。”

敌人看田守安不肯如实回答，就毒打了一顿。高长华又说：

“你能不能好好地说出你们的人名和活动的计划？不然，你可就没命了！”

田守安用鼻子哼了一声说：“我不会告诉你们的。”

有个匪徒说：“甭和他费话，开付算了。”

田守安义正词严地说：“怕死就不当八路，你们杀了我一个，还有千千万万人，穷人是杀不绝的！”

高长华对田守安进行了多次严刑拷打和拉拢诱惑，丝毫没有收获。敌人束手无策，终于下了毒手。

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七日，乌云满天，遮住了阳光，在锦县第三区何家屯西沟，田守安慷慨就义了。

二、大南沟突围 田、李身负重伤

大南沟位于留龙沟乡政府西北三华里处，周围群山环抱，东北有一断口可通公路，在战争年代里可算得上是适合攻、守、进、退的军事要地。这里群众基础好，拥护共产党，热爱八路军，因此县里、区里来工作的同志常常住在这个屯子。

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九日，六区全体工作人员在区上开完会，由武装主任于芝兰带着十二名干部战士就住在大南沟。

夜晚十个人住在一个屋里（有两人回家），熄灯后，听到屯内有狗咬声，几次出去查看都没有发现情况。凌晨三点多钟，队员李春芳的媳妇起来给大家做饭，发现从西山顶上下来人了，赶忙跑到干部睡觉的屋里报告，大家迅速起床整理行装准备战斗。

战士们想从后门向北冲，一出门看到北山下来两个敌人（可能是想堵后路的），李春芳立即开枪射击，这两人调头逃跑了，四面八方也同时响起了枪声。队员们从枪声中断定敌人一定不少，因此决定突围。

李春芳、田洪礼、李春元三人首先奋不顾身地冲向高地，向敌人火力点猛烈还击，迫使敌人不能前进，同时命令

其余七人向北沟靠拢（那里也有工作队）。战士们在李春芳等人的掩护下往西转移，准备拿下围子（在山上用石头砌的作战工事，即掩体）。战士们边转移边打枪，敌人发现区小队撤退，更加猛烈地射击。李春芳、李春元二人紧紧盯住敌人，包打东、南、西三面，田洪礼独战围子敌人。战斗十分激烈，队员表现十分顽强，终于拿下围子，靠近了北沟。李春芳听不到北沟的枪声，估计那边的工作队员可能转移了，于是决定往外冲。十个战士冒着飞弹迅速突围，当冲破敌人第二道封锁线时，敌人火力猛烈增强，田洪礼刚一上山岗就左肋中弹负伤，李春芳见此情景对大家说：“我在这里看护他，同时也掩护大家，你们先走，到房申沟南山的北面往回打枪接应我们俩。”大家认为这样做很好，就一直向北冲去，八个人到达老许家河沟，回头还不见李春芳和伤员上来，同时也没有听到他们枪声，李春元一想：这样做不妥，如果他们冲不出来怎么办！不行，我们还要打回去。李春元把想法说给大家，大家同意了。于是往回冲。冲到半山腰突然从围子里射出子弹，李春元被击中腹部不能前进了，其他同志奋勇进攻围子敌人，终于接应了李春芳和伤员田洪礼。战士们隐蔽地冲出了最后一道封锁线。这时大家已经精疲力尽，敌人又追了上来，在关键时刻，后面响起枪声，住在土城子的县支队闻讯前来支援，敌人吓得逃之夭夭。

这次战斗，高长华出动了三百多人，我区小队仅十人，历经七个小时，只二人负伤，最后在县支队的支援下却俘敌十七人和一些武器。群众无不称赞区小队的英勇顽强。

三、曹家窝铺战斗 敌人三进三出

一九四八年六月一天晚上，六区小队二十三人携带四

十来支枪，在孙队长和冯万忠副小队长带领下，住在大定堡乡石桥子村曹家窝铺屯。敌人由于前些天被打，遭到损失，怀着复仇之心由高长华亲自带二百红眼队来此进行围剿。

晚十点多钟，敌人包围了曹家窝铺。站岗人员曹印成发现屯东头有人进来，他问了几声，来人跑了。曹鸣枪报警，区小队立即投入战斗。敌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进了屯子，区小队也以闪电般冲击打退了敌人。双方的枪声稀疏了一会儿，敌人以优势的兵力又冲进屯子，可是区小队这次沉着应战，致使敌人胆战心惊，踌躇不前。后来，区小队突然杀出，枪声如爆豆，喊声震天响，吓得敌人急速后退了。敌人不甘心自己的失败，又第三次进村，这次采取偷偷进村，但是区小队都隐蔽起来，搞游击战，拖延时间，结果天亮了，也没有看到区小队出来，敌人认为区小队都逃跑了，也就准备撤兵。敌人刚一集合，四处枪声又响起来，他们不知怎么回事，狼狈向锦县三屯方向逃窜。我军穷追不舍，敌人拚命奔逃。

这次战斗，敢杀敢拚的区小队员高长栋壮烈牺牲，蔡景发受伤，吴景尧被俘（该人是伪县长陶国柱的外甥，后投敌）。可是敌人却丢下了许多尸体和枪支。

四、房申沟反围剿 孙队长壮烈牺牲

一九四八年七月上旬，六区区小队孙队长带领二十多人，携枪三十支在上午十点多钟来到高家沟房申沟屯，准备在这里整训。下午一点钟，大家正要吃饭，哨兵发现敌人，连发三枪报警，孙队长立即组织战斗。孙队长命令一班向东，二班向西，自己带着三班，叫通讯员苏德林通知群众隐蔽起来，不得乱跑。

这时敌人枪声象鞭炮一样齐鸣，子弹如穿梭般的飞驰，房顶烟尘四起，窗上玻璃被震碎，孩子哭；大人喊，全屯在敌人包围中。区小队战士沉着应战，弹不虚发，使敌人不敢前进。双方坚持了五、六个小时。后来，敌人采取了蚕食战术，打一阵枪冲进一步。孙队长见势不利，感到坚持硬拚下去不行，必须采取措施突围。于是他决定声东击西。孙队长一人向北沟方面开枪突围，引诱敌人，让大家从西沟突围，最后到大山底下碰头。孙队长手使双枪，边打边喊边跑，敌人也就集中火力射击；其余同志就乘机顺利地从西北沟突围了。敌人听到西北沟的枪声以为是来了援军（西北方是解放区），慌忙集合撤退了。

当晚，大家在大山底下左等右等，孙队长也没有来，第二天派人去房申沟查询，得知孙队长中弹牺牲了。大家挥泪把孙队长的遗体掩埋在北沟三岔子平滩上。



保卫胜利成果的战斗

刘向斌

一九四八年初，组织上派韩宝瑞同志和我到瓦子峪、马家沟、上石柱沟、下石柱沟、蔡家沟和娄家屯一带进行土改工作。

当时，义县大凌河东北地区已经解放，新的政权已经开始建立，土地改革刚刚开始进行。而大凌河西南的大部分地区还被国民党军队盘踞着。国民党军队、地方保安团、地主武装和土匪，经常到这一带骚扰、抢劫，给这一地区工作带来一定困难。

韩宝瑞同志和我根据上级指示，依靠当地组织和群众，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，宣传土改政策，发动群众，建立健全了各种组织，使土改、支前等各项工作顺利进行，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军进行大反攻、解放全中国的战斗。

马家沟是群众基础较好的村子。我们首先在这里建立了农会。其成员有：主席孙万库，治安委员马香田，战勤委员马洪生，妇女主任黄桂芬等。在农会的领导下，把地主老财的土地、房屋、牲畜和浮财分给了农民，以摧枯拉朽之势，粉碎了几千年来的封建根基。

但是阶级敌人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。恶霸地主马翠豪逃进城里，和娄家屯逃亡地主娄纯仕勾结土匪头子——县保安团的小队长“九胜”（李殿文），策划了疯狂的反把倒

算。这些家伙，通过李殿文的侄子李英堂和混进农会的杨德荣，窃取了土改工作队的情报。

八月中旬的一个夜晚，我们刚刚睡下，就听下石柱沟方向响起了枪声。韩宝瑞同志和我带好武器，直奔下石柱沟。村内一片混乱，农会主席崔永久同志躺在血泊里，土匪们已经逃走。我们怀着悲愤的心情掩埋了崔永久同志。

这是个危险的信号，它告诉我们：即将灭亡的反动势力，还要做垂死挣扎，进行疯狂的反扑。

下石柱沟事件第三天晚饭后，韩宝瑞同志和我刚走出马翠豪的大院，准备到崔永久家做善后工作，农会主席孙万岸同志向我们说：“农会通讯员杨德荣两天不见了，前两天看见他找过马翠豪的外甥杨志民，我一打听杨志民也没在家，他们的失踪，肯定有问题。”

我们分析了情况，认为杨德荣游手好闲，能说会道，工作队进驻马家沟，他主动要求当通讯员，他和李英堂是“把兄弟”，二杨突然失踪，肯定问题严重。于是决定：由孙主席召开干部会，布置防匪措施，韩宝瑞和我去下石柱沟找区小队高队长布置战斗。刚走到东山，马家沟战勤委员马洪生气喘吁吁地跑来说：“土匪‘九胜’带着马队奔马家沟了。”我们俩立即集合一组区小队往回冲，高队长听到枪声也带领区小队，分兵两路直奔马家沟。

原来李英堂收买了杨德荣，他勾结杨志民向义县城的“九胜”通风报信。土匪“九胜”带着四十人的保安团马队，奔向马家沟。匪徒们围住了马家大院，扑了空，紧接着又包围了马香田家，扬言，如不交出两个工作队员就点火烧房。马香田翻身跳墙，钻进了大麻地，他父亲出去开门

时，被一匪徒用枪托打倒在地。

匪徒们挨家逐户搜抢财物，抓农会干部，把人们赶到马家大院。武装队长崔云山被匪徒们打得鼻青脸肿，妇女主任黄桂芬、农会女法官薛桂荣都被抓来了。匪首“九胜”声嘶力竭地叫喊：“你们这帮穷小子，今天叫你们翻身！”又叫嚷：“姓韩的、姓刘的，抓住他们，就地枪毙。”两个匪徒把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农会主席孙万库狠狠地摔倒在地。匪首“九胜”揪住黄桂芬的头发，右手托住她的下巴，狠狠地说：“你跟共产党跑的倒积极，整天贴标语，出板报，什么打土豪斗地主呀，今天挑了你的大筋。”说着将黄桂芬摔在地上，从腰间抽出匕首，残暴地挑断了黄桂芬的脚筋。

这时，我们区小队从外面包围了这些匪徒，展开了激烈的战斗。匪徒们急忙把孙万库和崔云山绑在马车上，把薛桂荣拴在马脖子上，向村西窜去。

这时候机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在村西响成一片，“冲啊！活捉土匪李九胜。”马家沟象开了锅一样。

韩宝瑞同志和我带着一组区小队从后面追来，一个匪徒骑着马拖着薛桂荣，一颗子弹打中了那匹马，马竖起前蹄，摔下了匪兵。匪兵顾不得薛桂荣，独自逃命去了，我抱起薛桂荣，她急忙说：“先别管我，孙主席和崔云山被抓去了，快追！”

高队长带的另一组和我们汇合了，一起向逃去的保安团追去。

匪徒们一看我们紧追不舍，就拚命催马狂奔。快到达子营时，崔云山磨断了绳子，向车下一滚，趁势钻进了高粱地。匪徒们凭借着达子营的房屋阻击我们，激战持续了近一

个小时，匪徒们丢下了大部抢夺的物资和牲畜，狼狈地逃回了义县城。

我们回到村里，看到被匪徒们砸坏的门窗户壁，看到躺在炕上的黄桂芬同志血淋淋的腿，惨白的脸，看到薛桂荣同志被拖碎了的衣服和遍体伤痕，看到孙万库同志哭泣的老伴和孩子……这些情景，使人心如刀绞，令人愤慨。

我们当即召开了农会干部会议，做出了五项决定：一、加强农会工作，武装农会；二、由崔云山代理农会主席；三、立即送黄桂芬就医治疗；四、安抚群众；五、纯洁农会，镇压通风报信的坏蛋。

从这一次战斗中，干部、群众经受了考验，得到了锻炼，更加团结，更加坚强。由于我们加强了武装力量，匪徒们再也不敢轻易到这一带骚扰了。土改政策日益深入人心，群众情绪空前高涨，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摧毁了几千年的封建枷锁。

一九四八年十月，我们地方武装配合野战军攻克了义县，那些血债累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受到了应有惩处。我们从监狱里接回了孙万库同志，激动的泪水，使我们半天说不出话来。



“佛爷李”带人打日寇

赵国栋口述 大榆树堡镇志办整理

“佛爷李”是李质荣的绰号。李质荣祖居义县大榆树堡镇霸王庄屯。生于一八八四年。青年时代，对旧社会的压榨、剥削和官吏的横行霸道极为不满，便背井离乡伙入绿林。他曾在奉军崔旅长部下任连长，“九·一八”日寇侵入东北后离职还乡。李质荣有胆有识，有勇有谋，他的信条是：杀富济贫，与人为善，助人之危。这可能就是“佛爷李”绰号的来源吧！

佛爷李通过弟弟李树田（绰号四老红）的介绍，与抗日义勇军的组织者、原东北军军官尤督范取得联系。尤曾去霸王庄亲自访问佛爷李，共议抗日救国之策。从此，李即走上了抗日的道路。

佛爷李先在家乡霸王庄会集二十人，又和梁家塔陈××合作共五十多人，开始活动于张家堡、一家峪、王花牛等地，号称义勇军。经过两个月的时间，便组织了达千余人的一支抗日队伍。佛爷李任团长。后来又收编义县东部闾山和大凌河东一带的山林队武装，从此抗日队伍日益壮大，竟达四千人。

一天，尤、李二人在一家峪召开军人大会。尤军长讲了武装起来，抗日救国的道理；然后又宣布纪律：一，不许打骂群众，不许拿群众财物，不许调戏妇女；二、官兵生活要

朴素，衣帽要自己洗补；三、战斗中缴获要归公；四、平时官兵为兄弟，战时一切行动听指挥。

还定出奖惩制度，如违反纪律、教育不改者除名回家；战士伤害群众，领导要亲自到受害者家赔礼或赔偿；缴获武器弹药、军马归公后一般奖给十元，擒敌或打死日寇（一人）奖十五元等等。

官兵们对形势认识明确，在行动上有所遵循，因此在战斗中不断取得胜利。

一九三一年日寇占据着奉山线铁路（沈阳至山海关），危害我东北地区。佛爷李决定出兵打大凌河镇。因为大凌河车站紧靠锦州，是一咽喉之地，如果拔掉这一据点，对抗日活动极为有利。经过侦察得知大凌河镇驻有七十左右日本兵，敌指挥所在镇内西部，镇北大凌河铁路大桥东西两端各设有钢筋水泥岗楼一座，内有机枪六挺，驻兵十儿人，敌人是夜晚上岗，白天骚扰群众。经过研究决定在尤督范、孙兆印和谢朝品的指导下，由佛爷李带兵分三路夜袭大凌河火车站的日军守备队。一九三二年一月的一天晚上，部队悄悄地出发了，一路鸦雀无声，飞奔急走，约半夜时光到达了大凌河。先分兵两路埋伏在距凌河铁桥两头各三里处，准备阻击锦、沈两边来的援军；用三千人包围该镇；佛爷李率团部和一营主攻镇西的日军指挥所，尤率其余人从东、南、北三面进攻。一声枪响，敌人从梦中惊醒，手足无措，佛爷李率领部队一举拿下指挥所。全镇的日军在一小时之内也全部消灭。据统计死伤三十余人，俘虏近四十人，缴获枪支弹药四马车。

桥头炮楼的敌人，听枪声后盲目四射，不敢出动，围镇

的战士乘胜返回攻打桥头炮楼。炮楼高大坚固，加以机枪不停地射击，队伍很难接近，后来决定用缴获的手榴弹捆成捆，派身强力壮的战士扛上桥梁炸桥，结果桥被炸坏了，两头的护桥炮楼也失去作用。

锦州日军得知大凌河车站被攻破，一大清早就开来一辆四节车厢的援军。车上的日军离车站五里处就开始打枪。当接近大桥时，埋伏在铁桥头的战士利用有利地形从南、北两面向车厢猛打，吓得敌人不敢下车，也不敢再前进，只能从车厢往外打枪，敌在明处，我在暗处，眼看车厢起火，不多时日军倒车而退。

在这次激战中，打死日军守备队中队长中村大尉和一名守备队员，打伤敌队员五名。我义勇军第四连连长王荣久光荣牺牲，有些战士也负了伤。

日军不甘心失败，利用汉奸、特务查询抗日领导人及部队去向。后来得知佛爷李是霸王庄人，于是在一九三二年七月的一天上午九点钟，日军和伪保安队一百多人包围了霸王庄，杀害了不少无辜群众，并放火烧毁了二十九间房子，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霸王庄惨案。佛爷李听到这一消息，更加激起抗日的决心。

② 之后，佛爷李又率部队攻打盘山、大洼和营口的日军，最激烈的战斗是营口战斗。

营口有日军七十多人，佛爷李率领队伍在半夜十二点包围了敌人。他一声令下，枪声、喊杀声震天动地响起，象潮水般涌向敌人老巢。守敌顽抗，轻、重机枪射击声和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。可是义勇军只喊不战，紧紧封锁，两小时后，敌人莫明其妙，枪声也停下来，这时战士们象猛虎一样

冲了进去，打得敌人措手不及，营口被占领了。打死敌人五十多名，活捉二十多人，缴枪八十支，弹药七车。

一清早，敌人来了五十多架飞机，进行低空扫射，战士们用“大斗牌”连珠枪对空射击，结果三架飞机拖着黑烟坠毁，其余的飞机再也不敢低飞了，只是在高空嗡嗡的盘旋，不时也扫射一阵，但地面没有伤亡。中午时分，佛爷李带着胜利品撤出营口。

（赵国栋是佛爷李的外甥，今年七十七岁，曾随舅父参战）

